

“铁西瓜”困城记

日本鬼子虽说是1945年8月投降的,但在我的老家胶东黄县,白头年(1944年)冬天起,实际上已成为瓮中之鳖。我记得除了最顽固的伪八中队还偶尔出城骚扰一下之外,其他日伪军还算识趣,基本上是困守县城与西边的龙口港苟延残喘,坐吃山空了。

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:我民兵和地方武装在县城四周大摆地雷阵,“铁西瓜”密密麻麻,在出城道路上埋设严密。敌人在不断上当之后,也就小心谨慎了,没有十足的把握不敢出城,不说是坐以待毙,也是只好如此了。

镇上有一位赵姓大哥(名字今已忘记),是一位复员的伤残八路军战士,他对爆炸这一行颇有研究,复员后改进了不少地雷的构造和埋设方法。他为人非常低调,报社采访他,他基本上都是连连摆手谢绝。我现在回想起来,没有什么深奥原因,就是天性如此。他虽也战功了得,但名气与同时期的胶东“爆炸大王”于化虎、赵守福等相比还差得很远。可他对并不在意,我就听他笑着说过:“我不要啥大王,小王,只要有个‘爆炸大兵’的称号就很不错。”

记不准是哪一月,哪一日了,反正是1944年秋冬之交的一天,我村的老梁来我家找我。从街坊辈分上,我叫老梁二舅,东邻三胖哥告诉我,老梁准是个党员,那时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,别人只能是猜测。梁老师说今天到南大道(公路),去检查他埋设的地雷有啥情况,要我去“见识见识”。以老梁的人品,我母亲也放心让我去。

当时老赵主要检查的是两种情况:一是看雨水冲刷,二是看刮风后露出的地雷、铁丝等情况。老梁提示我好好向赵哥哥学习,将来也会成为埋雷高手。后来我不得不承认,我在这方面缺乏天分,一直没学会这门技术。

而就在这一天,也就在这一时刻,想不到的是,胶东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正从这里经过。他在本县孙县长陪同下,由东南向西北(我估计是龙口港方向)大步前行,身前身后有四名带盒子枪的“护兵”(当时我乡对警卫员的俗称)。突然,许司令停下来,对孙县长说:“你们地雷困城这一招是好,不过有一点,一定要提醒四乡百姓,进城别不小心踩上地雷,造成不必要的牺牲。”

他的话,我听得很清楚,但我只是远远地站着,不是不敢靠前,以我10岁小孩的心理也觉得:不便靠前。因为我知道许司令是我们胶东最大的首长,我早就知道他的大名,今天第一次见到,却不能靠近他说一句话,母亲教导过我,啥事儿都不能冒失。

孙县长听了许司令的指示,马上转过头来对老赵和老梁说:“回去一定告诉乡亲们,最近不要进城赶集办事儿,啥时候能解除禁令,县里再另行通知。”

我当时的印象是:许司令说了这番话,才放心地大步走了。可事后我在纳闷:以乡亲们说,许司令主要在莱阳、海阳、栖霞一带活动,怎么突然到我们这边来了?是不是要准备打龙口?当时小心思的确是这样琢磨着。

在回村的路上,赵哥还对老梁说:“别人我不担心,就是月娥她妈常进城卖烂烂儿,谁说也不听,万一……”

老梁瓮声瓮气地说:“她就是叫挣钱烧的,连命也不顾。其实晚几个月再去又能咋的?”

这时我插嘴说:“月娥是我高我两个年级的同学,要不我和她说说,她妈特高贵(在我乡意指对亲人疼爱)闺女,也许有用。”

我虽没学会埋地雷,却为防地雷自伤乡亲尽了点力。

抗战题材新作二篇



石英



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

征稿作品选登

七十多年前的攻坚

当时有人为我担心:一个小孩子家为啥敢冒这么大风险参加革命?而我,却觉得是一种难得的幸运:总算赶上了抗战的尾巴。

那是大人们指派我的:为了家乡港城的解放拟写标语和传单,在九里镇大街上张贴。我怕我写不好,佃户老梁(后来才知道他是村中第一个秘密党员)鼓励我:“我相信你能写好。”于是我大胆地写了几条: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“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!”“反对内战,保卫胜利果实!”老梁夸我写得不错。我的脸一下子红了。

港城虽小,战略地位却很重要。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赫赫有名,有段话是这样说的:“华北方面,收复了威海卫、烟台、龙口……”在那时,龙口被认为是解放区的重要城市。

龙口攻坚战是我军分区独立团打的,打了两昼夜才拿下来。那两个昼夜中,西面海边“鞭炮”齐鸣,却不是过年。日军队长渡边中佐不顾“天皇”已颁降诏,仍因兽犹抗,将“武士道精神”化为九二式重机枪火力、大碉堡的扇形射击孔,最后一次倾泻着法西斯恶魔的疯狂!

对于我地方部队而非主力军而言,投入这样激烈的攻坚战尚属首次,但也是一场真正的“毕业考试”。以往虽也经历过无数次大小战斗,但武器装备比起对手来说还差得远:机枪、迫击炮寥寥无几,步枪多是汉阳造、老套筒等杂牌货,而且每支枪仅有几发子弹。但这是抗战胜利前的最后一次机会,指战员的斗志攥在拳头里,时间系在雷管上,仅靠炸药、手榴弹,也要给抗日战争画好句号。

猛打还要巧打,扬我所长,避我所短。敌寇表面疯狂,心还是虚的,毕竟是强弩之末,时间完全有利于我们。战术上要尽量消耗对方,所以在上千响枪声中,我方只消耗了三发子弹;在上百响炮声中,我方只有一声巨响。而这一声巨响,却是致命的、决定性的,那就是用一吨炸药砸向大碉堡,使一小队鬼子坐上了“土造飞机”。

这时,港城敌军首领渡边中佐迫令余下的士兵和军官眷属集体投海,尽量多地携带枪弹,从海岸边由浅入深渐渐隐退。这时,我军本可以沿着海面搜寻痕迹,趁机开枪击杀,但独立团团长和政委鉴于敌军与其家属混杂,且都濒于沉没,便未下令开枪,也算是一种起码的人道主义吧。

事后,水性最好的战士跃入大海,搜索溺毙的日寇携带的武器弹药,结果喜获丰收——三八大盖枪替换了汉阳造和老套筒,独立团战士的子弹袋鼓了起来,自此告别了每人三发子弹的尴尬,战士们脸上都洋溢着喜色。

但事情远没有结束,而是又一个阶段的开始。听,西南方向传来隐隐的炮声。从主力部队负伤归来的袁大哥说,这是榴弹炮的声音。同时,有两架蓝灰色的美造蒋机飞来,在刚刚攻克的海城上空盘旋侦察。看来,一场新的战斗即将打响,蒋介石又在打解放地区地盘的主意了。好在此刻日寇的歪把子机枪和迫击炮都已改姓了“人民”,新“客人”绝不会白来,我们肯定会好好地“招待”他们一番。

在我村,新任农会会长老梁又找到了我:“石恒基(我的原名),你还得写一条标语。这样写:‘乡亲们动员起来,保卫我们的解放区!’”

我马上挥起大笔,边写边想:都说老梁没念过几天书,可没想到头脑反应竟这么敏锐!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三五期

肖纤依从梦中惊醒,出了一身冷汗。梦里,罗达水似笑非笑地朝她走来。肖纤依急退,匆忙中怎么也找不到出路,想要躲起来,屋内却空无一物。眼看罗达水离她愈来愈近,一惊,人就醒了。

肖纤依坐起,汗黏黏的,贴着身,很不舒服。她不愿吵到身旁酣睡的丈夫小元,轻轻下床,到浴室冲了个凉,又到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牛奶。

怎么会梦到罗达水?十几年过去了,肖纤依刻意埋至记忆深处的影子又蹦出来。是因为前幾天,阿婷打电话告诉她碰到了罗达水?

“罗达水生活状况不太好,公司解体,正和老婆打离婚官司。阿婷的大嗓门从话筒另一端传来。

“是吗?”肖纤依不紧不慢的一声,在阿婷听来,倒像是漠然。

“好好的一个人,瘦得不成形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们在工作室那会儿,生意蛮好的,也没听说她婚姻有问题。我记得公司搞活动时,碰到他们一家,四口人笑眯眯的,看起来挺幸福的样子。你有没有印象?”阿婷想唤起肖纤依探讨的兴头。

肖纤依敷衍了几句,只想快点结束通话,随便找个借口就把电话挂上了。

怎么不记得?十五年前,肖纤依是罗达水建筑师事务所的资深设计师。工作室在桃城城中,接上亿元价的私人豪宅设计。那几年,中国房地产业见好,公司的设计案一宗接一宗。肖纤依在纸上画着一幢幢独门小院:青草地、白围墙、红砖瓦,阳光从宽敞的落地长窗泻入,直扑明亮之室。

画着、画着,一走神,肖纤依就会想起香港太子的道、公寓,一间不到七十平方米的屋,客厅即饭厅,两间卧室摆了床和衣柜,能走路的地方就是一条狭窄的空隙。肖纤依孩童时还不觉得局促,长大了以后身体老是磕磕碰碰的,胳膊、膝盖突然间长了角似的,没事就和橱柜、桌椅打斗,弄得青一块,紫一块的。肖纤依发誓以后一定要住进一个能容自己四肢伸展无碍的家。念完中学赴美读大学,她主修建筑,毕业后拿了建筑师资格证。

加入罗达水的事务所,是肖纤依在建筑业闯荡多年之后。那时她刚离婚,一个人从东岸搬至桃城。事务所是罗达水父亲创办的,顶着三十几年的老招牌,颇有些名气。罗达水大学毕业进了公司,从底层做起,老爸退休后成了公司总监。在同事眼里,五十岁上下的罗达水不似老人有人缘,但很精明,是真正的生意人。他已婚,太太是心理医生,能干、练达,两人爱情长跑八年后结了婚,有两个孩子。

那是“五一”节前的一天,办公室里的午午后三点就陆陆续续下班了。肖纤依趁着无人,专心修改一份即将交稿的草图,修到满意之时,已是华灯初上。她一边收拾文案工具准备回家,一边想着到家后可以泡壶好茶,看看书,再烤个蓝莓派,明天去朋友家聚会时带着。

“还没走?”听到声音,肖纤依吓了一跳,抬头见是罗达水,笑说:“你怎么还在办公室?吓我一

开始交谈后罗达水才知道,肖纤依是他公司的新人,那天是她第一天上班,被另一位建筑师阿婷拉着去了酒会。肖纤依带着礼貌性的微笑,听罗达水自我介绍,眼前的这个中年男子厚实的胸背,一头浓密的黑色头发,高度近视眼镜后一双突出的眼睛。罗达水挡在她面前,遮得一屋子都暗了下去。

酒会后,罗达水时不时找肖纤依询问她的工作进度。肖纤依的直属上司并非罗达水,但她耐心配合着这位大老板。和肖纤依熟了之后,话题慢慢转出了工作层面,谈到他对婚姻的不满,他告诉肖纤依家里的事,大到买房借款,小到晚上吃什么,都是太太说了算。罗达水偶有一点儿意见,就换来太太的心理分析。罗达水烦,闷不吭声,两人便陷入冷战。两个孩子察觉气氛不对,躲在房里不出来。久而久之,家里冰冷的时候多过融洽之时。

肖纤依不爱,她察觉出罗达水对她有好感。从小到大,肖纤依身旁不乏追求者,她虽没有叫人过目不忘的美,可是从她身上散发出的亲和力量柔软如棉,让人寒凉时想拿来裹身,是别人靠着她的肩头倾诉的粉红知己。但肖纤依从来也不想要这样的身份,只是不知道怎么拒绝。她来自一个彬彬有礼的家庭,从小到大被教导最多的就是对人要温和谦逊、耐心助人。当听多了别人的烦恼时,肖纤依觉得自己就像儿时住过的公寓,只是塞得满屋的不是家具,而是他人的隐私。

她对心理医生提及,她讨厌罗达水常常找她诉婚姻之苦。

“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告诉他,你不想知道他的家事?”医生问,“为什么你不能说很抱歉,我不想听?”

是啊!为什么?肖纤依说不上来。她喜欢人人都高高兴兴的,喜欢被夸、被需要的感觉。她是父母眼中乖巧的女儿,师长口中的模范学生,朋友有事时都喜欢找她帮忙,同事赶不完的图稿请她完成,连离了婚的前夫有要求时,她都尽力配合。

“如果我拒绝帮忙或不耐烦,我怕他们会伤心、会不高兴,甚至会有麻烦。我可以做到的,为什么呢?”肖纤依说。

“可是不关你的事啊!”心理医生说。

可自从那件事情发生后,一切都变了,肖纤依开始不断反问自己:“这是我的错吗?”

在分门别户的文学家族中,长篇小说的体量相对庞大,却未必只有全景式的“造型”方为标配,细究优秀长篇的特质,“宽而阔”是一种,“窄却深”也是一种,两者曲径通幽,各成风景,难以互相取代,用小说家余华的理论解释,写好小说,解决一个问题就可以了。尹学芸的《太和》是一部清晰概括其主题的长篇小说,小说背景依然发生在读者熟悉的罕村文学版图,却呈现了独特的叙事调式,作者没有构筑宏伟史诗般的预设,没有标新立异的企图,由点及面,以轻写重,以简写繁,轻灵而又黏稠,单纯而又芜杂,书写了一部人物并不众多、故事并不错综纷杂,却内涵深邃且充盈的村庄简史。

尹学芸的乡村小说叙事,从来不会用大而无当、高深玄奥的历史人文视野作标签,而是直接进入北方乡村原生态现场。“我是潘美容,你是谁?”《太和》以一个乡村高寿老妇的独白开场,演绎了一部九曲回肠、动人心魄的人生剧情,烟熏火燎的日子、烟熏火燎的女人,长歌当哭,长诉当泣,并将这种自说自话的叙述腔调贯穿始终。乡村在中国农耕社会是个漫长而固化的存在,费孝通认为,中国乡土社会本色之一,就是以“私”为圆心形成的“差序格局”。同时,“男女有别”在宗法秩序中也是稳定乡土社会的基石之一。乡村被长期边缘化,女人在其间则是边缘中的边缘,男尊女卑,天经地义,习以为常。

萧红曾感叹,“女性的天空是低的,羽翼是稀薄的”。潘美容的命运轨迹具有北方乡村女人的标本价值,却肯定不属于个案。在很长的岁月里,“潘美容”这个名字基本上处于隐匿状态。在罕村,很少有人记得她的大名,公婆叫她长河妈,刘方习惯叫她潘大水,村里的左邻右舍叫她刘方家的,她半辈子活得卑微、屈辱、低贱。此外,张二花、刘园都有离奇荒唐、不堪卒读的辛酸血泪史,她们对于男人的依附,是乡村底层妇女的共同命运,见怪不怪,与生俱来。尹学芸在这些苦命却不自知的女人身上,寄寓了无限悲悯与理解。

某种意义上,《太和》带有成长小说的意味,“成长”并非青少年时期的独有现象,也不是阶段性的人生事件,“成长”与人的生命过程相伴始终。这样的成长是肉身的、具象的,也是精神的、灵魂的。活了九十九岁的潘美容,晚年儿孙满堂,似乎应该知足,事实却并非如此。潘美容在生命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节点,岁月晃晃悠悠,日子磕磕绊绊,里面有欲哭无泪的坚忍、不甘沉沦的挣扎、茫然无措的纠结。八岁那年,妈妈牵着她的小手从潘家寨到了罕

村,走进陌生的表叔、表婶家,她并不知道自己是被卖到了刘家。这个懵懂无知的童养媳,从此过早地干着无休无止、力所不及的脏活苦活,她十二三岁那年,因摔碎一个药罐而怕得要命,不敢再意见冷漠的表婶,独自悄悄地溜回潘家寨寻找依靠,但原来的家已经空空如也。她从二爷爷口中知晓自己离开潘家寨的内情,茫然中彻底断了对老家的念想。之后的岁月中,她嫁夫、育儿、操劳、变老。“儿媳是干啥的?除了生孩子,就是蹲灶坑、推碾子、转磨道,做了大鞋做小鞋,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。哪像现在的

物换星移,满目沧桑,小说中的“太和”方式,过往与当下互为因果,交相辉映,往事与故人淡入淡出,无缝相接,这个过程诡异而又不失自然,出神入化,随心所欲,毫无刻意的痕迹和夹生的感觉。尹学芸的小说与零度写作无关,她也不是一位能以佛系心态进入叙事的作家。她的小说辨识度体现在个性主体色彩上,可以自带流量与气场。如果联系尹学芸以往反映乡村女人命运的中篇小说来看,比如《分驴计》《曾经刘罗金盖》等,里面的故事与人物每针尖对麦芒,纠葛不断,对冲剧烈,到了《太和》这部似乎也是需要制造故事看点的大部头长篇,其叙事却一反常态,冲突收敛、悬念淡化,充斥其间的是如泣如诉的冷意。这可不是冷漠的冷,不是阴冷的冷,是那历经沧桑、苦寒而清醒自知的清凉心态。小说并不负责答疑解惑,把真相一一落到实处,比如对刘方与张二花之间暧昧关系的处理,都提供了更有回味的叙事空间。

福斯特在《小说面面观》中提到,“故事所能做的是叙述时间中的生活,而好的小说能做的就是要把价值衡量的生活也包括进去”,如此一来,小说不依赖故事噱头的牵引,又要展示“价值衡量的生活”,就需要作者为叙事创意而付出努力,这是对作者是否有超越表象故事、进入精神叙事层面能力的考验。创作这样的小说,作家需要冒险精神和探索意识,读者则需要耐性和专注。尹学芸在此显示了足够的自信,全力强调故事表象的完整性,同时也不肯让小说节奏处于静止状态,就必须开足叙述马力,丰富小说创作手段,比如时空跳跃、视角切换、灵异穿插,与之匹配的语言有如水银泻地,叙事密度随之加大。这个密度,并非是说故事桥段如何翔实、生活细节如何繁多,而是指文本世界内在情绪的信息量,就像是一条暗潮涌动的河流,时而激流飞溅,时而滴水穿石。于是面对《太和》,读者很难一目十行,让书页在眼前轻易翻过,那些故事碎片密布于小说缝隙,阅读过程需要提高专注度,不断折返,来回比照,以此完成某种极具美学意义的精神互动。

《太和》以第一人称视角贯穿整个叙事过程,此视角属于限于视角,与全知视角相比各有优长。从操作层面看,第一人称视角更有利于说话,而不是写作,更

事都可以一吐为快,也不怕你笑话我。”“这没什么,倒是你和太太之间,该想怎么改变现状。”肖纤依想转换话题。

“改变?怎么改变?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。”“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,或者一同去看看心理医生。”

“不是没谈过,一段时间之后又恢复原状。而且她自己就是心理医生。”

肖纤依默然,她不愿再听下去,也真帮不上什么忙,毕竟自己的感情路也走得不顺,婚后五年就离了婚,之后交往过一两个男朋友也都无疾而终。

“不谈我的烦心事了,说说你吧,怎么到现在还单身?”罗达水边说边欲将肥硕的手指伸向肖纤依,“有没有想过找个人?”肖纤依不动声色地撤下台上的双手。

“工作忙,根本没时间去也没力气去想这个。”她不愿和罗达水深谈这个问题。

“我给你介绍个人吧,我怎么样?”肖纤依惊讶地瞪着罗达水:“别开玩笑。你喝多了,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。”

“真的,我没有开玩笑,我们可以做关系亲密的男女朋友。我一直很向往身旁有个能让我放松、温柔体贴的女人。”

肖纤依一阵阵反胃:“不可能!我们是上司、下属的关系,而且你还有家室!”她压低声音,话从唇齿间迸出来。

“这不妨碍我们的交往啊。我可以下班后到你家吃饭,一起看书、看电视。如果你需要,我也可以留下来过夜……”肖纤依不太记得自己最后是怎么回到家的。她和衣往床上一倒,竭力想平静下来,不去想在酒吧发生的事,不去想罗达水的一言一行。可一想到罗达水的脸,她就觉得恶心,便起床给自己泡了杯浓茶。她不解且惊讶,虽然知道罗达水对自己有好感,但怎么也想不到,他居然敢如此直接地开口要她做他的情人。

“是我做错吗?”肖纤依问自己。在罗达水常常找她诉婚姻之苦时,她也没有告诉他,自己其实很厌烦,在他请她去喝酒时,她并没有强烈拒绝,甚至在他陶醉地说着他一厢情愿的计划时,肖纤依也没有气愤地扇他一耳光或把杯中的红酒泼到他脸上。她只是默默起身,到洗手间冷静了一下,然后出来平静地对罗达水道了再见后离开。是她不愿在公众场合起冲突,还是习惯性地对大老板唯命是从?她不愿意承认是自己怯弱的逆来顺受的个性使然,却没办法不去想,她为什么没有在一开始就明确地告诉罗达水,她,肖纤依,不是他可以随意倾倒负面情绪的“垃圾桶”。

“五一”假期结束前一天,肖纤依接到罗达水的电话:“酒吧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。”肖纤依不作声。

容易传递直观、感性的东西,包括传递人物的声音、语调、情绪,形成与全书主调的高度同步,从而给读者带来沉浸感和代入感。潘美容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乡村妇女,以此为叙事视角建立了闲聊式文本,完成小说叙述语境。对于长篇小说来说,回避书面语是最基本的,更大的难度在于主人公是否具备性格风采的足够魅力,运用失当会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。尹学芸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叙事难题。何谓“太和”?用书中老三的话说:“太和,就是把过去的事全放下,好事坏事都不放心里。人就活个平和自在。”

物换星移,满目沧桑,小说中的“太和”方式,过往与当下互为因果,交相辉映,往事与故人淡入淡出,无缝相接,这个过程诡异而又不失自然,出神入化,随心所欲,毫无刻意的痕迹和夹生的感觉。尹学芸的小说与零度写作无关,她也不是一位能以佛系心态进入叙事的作家。她的小说辨识度体现在个性主体色彩上,可以自带流量与气场。如果联系尹学芸以往反映乡村女人命运的中篇小说来看,比如《分驴计》《曾经刘罗金盖》等,里面的故事与人物每针尖对麦芒,纠葛不断,对冲剧烈,到了《太和》这部似乎也是需要制造故事看点的大部头长篇,其叙事却一反常态,冲突收敛、悬念淡化,充斥其间的是如泣如诉的冷意。这可不是冷漠的冷,不是阴冷的冷,是那历经沧桑、苦寒而清醒自知的清凉心态。小说并不负责答疑解惑,把真相一一落到实处,比如对刘方与张二花之间暧昧关系的处理,都提供了更有回味的叙事空间。

福斯特在《小说面面观》中提到,“故事所能做的是叙述时间中的生活,而好的小说能做的就是要把价值衡量的生活也包括进去”,如此一来,小说不依赖故事噱头的牵引,又要展示“价值衡量的生活”,就需要作者为叙事创意而付出努力,这是对作者是否有超越表象故事、进入精神叙事层面能力的考验。创作这样的小说,作家需要冒险精神和探索意识,读者则需要耐性和专注。尹学芸在此显示了足够的自信,全力强调故事表象的完整性,同时也不肯让小说节奏处于静止状态,就必须开足叙述马力,丰富小说创作手段,比如时空跳跃、视角切换、灵异穿插,与之匹配的语言有如水银泻地,叙事密度随之加大。这个密度,并非是说故事桥段如何翔实、生活细节如何繁多,而是指文本世界内在情绪的信息量,就像是一条暗潮涌动的河流,时而激流飞溅,时而滴水穿石。于是面对《太和》,读者很难一目十行,让书页在眼前轻易翻过,那些故事碎片密布于小说缝隙,阅读过程需要提高专注度,不断折返,来回比照,以此完成某种极具美学意义的精神互动。

“听我说,纤依。我没有恶意,就是喜欢你。你要是不愿意,我也不强求。但是告诉别人这件事,对你也没什么好处。”肖纤依挂起了电话。天阴阴的,随时要下雨的样子。她把昨天买的鸡腿菜拿出来斩成小块,准备做红烧鸡。刀起刀落,碎骨四散,肖纤依看着带血的鸡腿肉,黏滑腥气,只觉得恶心。

隔天上班午休时,肖纤依开车到公司附近的小公园,给她的律师打了个电话。律师指出两条路:一是什么都不做,就当此事没有发生;二是告罗达水性骚扰,但是必须在六个月以内办,否则无效。

肖纤依不甘心受欺负,但走法律途径也非她所愿。她怕官司会一直拖下去,长期生活在打官司的阴影中,她只想快点把这件事不愉快的忘掉。在公司里,罗达水倒也不再找她,对她有礼貌地保持着距离,一切都公事公办。只有肖纤依知道,那礼貌的背面是小心翼翼有戒备的观望。

年底前,肖纤依升级主管,薪水也更上一层楼。她总算明白,罗达水下的是想收买她的棋,是收买她的心,还是收买她的嘴?肖纤依不动声色,照单全收,在想好下一步之前,她不会贸然出击。直到她接到了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
临行前,肖纤依在无人的办公室,收拾她的工具杂物。辞职信早递上去了,罗达水没为难她。“祝福你。”他对肖纤依伸出了手。肖纤依没接,只是转身离开。

现在,一切即将结束了,她对工作了三年的地方毫无留恋。锦鲤游的是污塘之水,白鹤飞的是昏暗之空。她想过千百种离开时的情景,也想过在同业网上匿名揭发此事,并尽述她对罗达水的恨意、鄙视,可怜,甚或原谅。但考虑再三,最终她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……

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肖纤依啜了口微温的牛奶,想着往事的情景。要说一点儿困扰都没有,那是假的,毕竟当年这件事曾在她心底留下了大片阴影。很长一段时间,肖纤依把自己封闭起来,表面上,她如常过日子,但从来不允许自己和任何人走得近,直到遇见同在耶鲁念博士班的小元,是小元让她重拾了对爱的信心。

“怎么起得这么早?睡不着吗?”听到声响,肖纤依转头,只见披着晨袍的小元踱步至厨房。肖纤依望着睡眠惺忪的丈夫,想着两人的感情,从谈恋爱到结婚这些年,一直平淡稳定,如在无浪的海洋中行驶的小船。偶有遇礁风险,小元都会用他乐观、怡然处事的智慧化险为夷。这明朗豁达的个性,像块磁铁牢牢地吸住了肖纤依。生活中有了小元,肖纤依感到踏实心安。

“没事,做了个噩梦,梦醒了就想喝杯牛奶。”肖纤依答。

窗外,晨曦在空中画出一道道紫蓝、金黄和橘红的彩带。白昼将至,这会是一个阳光普照的晴日。

人物每针尖对麦芒,纠葛不断,对冲剧烈,到了《太和》这部似乎也是需要制造故事看点的大部头长篇,其叙事却一反常态,冲突收敛、悬念淡化,充斥其间的是如泣如诉的冷意。这可不是冷漠的冷,不是阴冷的冷,是那历经沧桑、苦寒而清醒自知的清凉心态。小说并不负责答疑解惑,把真相一一落到实处,比如对刘方与张二花之间暧昧关系的处理,都提供了更有回味的叙事空间。

物换星移,满目沧桑,小说中的“太和”方式,过往与当下互为因果,交相辉映,往事与故人淡入淡出,无缝相接,这个过程诡异而又不失自然,出神入化,随心所欲,毫无刻意的痕迹和夹生的感觉。尹学芸的小说与零度写作无关,她也不是一位能以佛系心态进入叙事的作家。她的小说辨识度体现在个性主体色彩上,可以自带流量与气场。如果联系尹学芸以往反映乡村女人命运的中篇小说来看,比如《分驴计》《曾经刘罗金盖》等,里面的故事与人物每针尖对麦芒,纠葛不断,对冲剧烈,到了《太和》这部似乎也是需要制造故事看点的大部头长篇,其叙事却一反常态,冲突收敛、悬念淡化,充斥其间的是如泣如诉的冷意。这可不是冷漠的冷,不是阴冷的冷,是那历经沧桑、苦寒而清醒自知的清凉心态。小说并不负责答疑解惑,把真相一一落到实处,比如对刘方与张二花之间暧昧关系的处理,都提供了更有回味的叙事空间。

福斯特在《小说面面观》中提到,“故事所能做的是叙述时间中的生活,而好的小说能做的就是要把价值衡量的生活也包括进去”,如此一来,小说不依赖故事噱头的牵引,又要展示“价值衡量的生活”,就需要作者为叙事创意而付出努力,这是对作者是否有超越表象故事、进入精神叙事层面能力的考验。创作这样的小说,作家需要冒险精神和探索意识,读者则需要耐性和专注。尹学芸在此显示了足够的自信,全力强调故事表象的完整性,同时也不肯让小说节奏处于静止状态,就必须开足叙述马力,丰富小说创作手段,比如时空跳跃、视角切换、灵异穿插,与之匹配的语言有如水银泻地,叙事密度随之加大。这个密度,并非是说故事桥段如何翔实、生活细节如何繁多,而是指文本世界内在情绪的信息量,就像是一条暗潮涌动的河流,时而激流飞溅,时而滴水穿石。于是面对《太和》,读者很难一目十行,让书页在眼前轻易翻过,那些故事碎片密布于小说缝隙,阅读过程需要提高专注度,不断折返,来回比照,以此完成某种极具美学意义的精神互动。

《太和》以第一人称视角贯穿整个叙事过程,此视角属于限于视角,与全知视角相比各有优长。从操作层面看,第一人称视角更有利于说话,而不是写作,更

事都可以一吐为快,也不怕你笑话我。”“这没什么,倒是你和太太之间,该想怎么改变现状。”肖纤依想转换话题。

“改变?怎么改变?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。”“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,或者一同去看看心理医生。”

“不是没谈过,一段时间之后又恢复原状。而且她自己就是心理医生。”

肖纤依默然,她不愿再听下去,也真帮不上什么忙,毕竟自己的感情路也走得不顺,婚后五年就离了婚,之后交往过一两个男朋友也都无疾而终。

“不谈我的烦心事了,说说你吧,怎么到现在还单身?”罗达水边说边欲将肥硕的手指伸向肖纤依,“有没有想过找个人?”肖纤依不动声色地撤下台上的双手。

“工作忙,根本没时间去也没力气去想这个。”她不愿和罗达水深谈这个问题。

“我给你介绍个人吧,我怎么样?”肖纤依惊讶地瞪着罗达水:“别开玩笑。你喝多了,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。”

“真的,我没有开玩笑,我们可以做关系亲密的男女朋友。我一直很向往身旁有个能让我放松、温柔体贴的女人。”

肖纤依一阵阵反胃:“不可能!我们是上司、下属的关系,而且你还有家室!”她压低声音,话从唇齿间迸出来。

“这不妨碍我们的交往啊。我可以下班后到你家吃饭,一起看书、看电视。如果你需要,我也可以留下来过夜……”肖纤依不太记得自己最后是怎么回到家的。她和衣往床上一倒,竭力想平静下来,不去想在酒吧发生的事,不去想罗达水的一言一行。可一想到罗达水的脸,她就觉得恶心,便起床给自己泡了杯浓茶。她不解且惊讶,虽然知道罗达水对自己有好感,但怎么也想不到,他居然敢如此直接地开口要她做他的情人。

“是我做错吗?”肖纤依问自己。在罗达水常常找她诉婚姻之苦时,她也没有告诉他,自己其实很厌烦,在他请她去喝酒时,她并没有强烈拒绝,甚至在他陶醉地说着他一厢情愿的计划时,肖纤依也没有气愤地扇他一耳光或把杯中的红酒泼到他脸上。她只是默默起身,到洗手间冷静了一下,然后出来平静地对罗达水道了再见后离开。是她不愿在公众场合起冲突,还是习惯性地对大老板唯命是从?她不愿意承认是自己怯弱的逆来顺受的个性使然,却没办法不去想,她为什么没有在一开始就明确地告诉罗达水,她,肖纤依,不是他可以随意倾倒负面情绪的“垃圾桶”。

“五一”假期结束前一天,肖纤依接到罗达水的电话:“酒吧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。”肖纤依不作声。

容易传递直观、感性的东西,包括传递人物的声音、语调、情绪,形成与全书主调的高度同步,从而给读者带来沉浸感和代入感。潘美容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乡村妇女,以此为叙事视角建立了闲聊式文本,完成小说叙述语境。对于长篇小说来说,回避书面语是最基本的,更大的难度在于主人公是否具备性格风采的足够魅力,运用失当会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。尹学芸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叙事难题。何谓“太和”?用书中老三的话说:“太和,就是把过去的事全放下,好事坏事都不放心里。人就活个平和自在。”

物换星移,满目沧桑,小说中的“太和”方式,过往与当下互为因果,交相辉映,往事与故人淡入淡出,无缝相接,这个过程诡异而又不失自然,出神入化,随心所欲,毫无刻意的痕迹和夹生的感觉。尹学芸的小说与零度写作无关,她也不是一位能以佛系心态进入叙事的作家。她的小说辨识度体现在个性主体色彩上,可以自带流量与气场。如果联系尹学芸以往反映乡村女人命运的中篇小说来看,比如《分驴计》《曾经刘罗金盖》等,里面的故事与人物每针尖对麦芒,纠葛不断,对冲剧烈,到了《太和》这部似乎也是需要制造故事看点的大部头长篇,其叙事却一反常态,冲突收敛、悬念淡化,充斥其间的是如泣如诉的冷意。这可不是冷漠的冷,不是阴冷的冷,是那历经沧桑、苦寒而清醒自知的清凉心态。小说并不负责答疑解惑,把真相一一落到实处,比如对刘方与张二花之间暧昧关系的处理,都提供了更有回味的叙事空间。

福斯特在《小说面面观》中提到,“故事所能做的是叙述时间中的生活,而好的小说能做的就是要把价值衡量的生活也包括进去”,如此一来,小说不依赖故事噱头的牵引,又要展示“价值衡量的生活”,就需要作者为叙事创意而付出努力,这是对作者是否有超越表象故事、进入精神叙事层面能力的考验。创作这样的小说,作家需要冒险精神和探索意识,读者则需要耐性和专注。尹学芸在此显示了足够的自信,全力强调故事表象的完整性,同时也不肯让小说节奏处于静止状态,就必须开足叙述马力,丰富小说创作手段,比如时空跳跃、视角切换、灵异穿插,与之匹配的语言有如水银泻地,叙事密度随之加大。这个密度,并非是说故事桥段如何翔实、生活细节如何繁多,而是指文本世界内在情绪的信息量,就像是一条暗潮涌动的河流,时而激流飞溅,时而滴水穿石。于是面对《太和》,读者很难一目十行,让书页在眼前轻易翻过,那些故事碎片密布于小说缝隙,阅读过程需要提高专注度,不断折返,来回比照,以此完成某种极具美学意义的精神互动。

《太和》以第一人称视角贯穿整个叙事过程,此视角属于限于视角,与全知视角相比各有优长。从操作层面看,第一人称视角更有利于说话,而不是写作,更

事都可以一吐为快,也不怕你笑话我。”“这没什么,倒是你和太太之间,该想怎么改变现状。”肖纤依想转换话题。

“改变?怎么改变?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。”“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,或者一同去看看心理医生。”

“不是没谈过,一段时间之后又恢复原状。而且她自己就是心理医生。”

肖纤依默然,她不愿再听下去,也真帮不上什么忙,毕竟自己的感情路也走得不顺,婚后五年就离了婚,之后交往过一两个男朋友也都无疾而终。

“不谈我的烦心事了,说说你吧,怎么到现在还单身?”罗达水边说边欲将肥硕的手指伸向肖纤依,“有没有想过找个人?”肖纤依不动声色地撤下台上的双手。

“工作忙,根本没时间去也没力气去想这个。”她不愿和罗达水深谈这个问题。

“我给你介绍个人吧,我怎么样?”肖纤依惊讶地瞪着罗达水:“别开玩笑。你喝多了,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。”

“真的,我没有开玩笑,我们可以做关系亲密的男女朋友。我一直很向往身旁有个能让我放松、温柔体贴的女人。”

肖纤依一阵阵反胃:“不可能!我们是上司、下属的关系,而且你还有家室!”她压低声音,话从唇齿间迸出来。

“这不妨碍我们的交往啊。我可以下班后到你家吃饭,一起看书、看电视。如果你需要,我也可以留下来过夜……”肖纤依不太记得自己最后是怎么回到家的。她和衣往床上一倒,竭力想